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左日鈔卷三至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殷傑

讀左日鈔卷三

吴江朱鶴齡撰

十五年秦穆姬屬賈君焉

注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疏莊二十八年傳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

言娶于賈則是正妃

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

史記正義晉以河西五城賂秦秦東境至河即龍門河也

卜徒父筮之

注卜人而用筮不能通三易之占故據所見雜占見之疏劉炫以成十六年筮遇復云南國蹙射其元王中目則筮法亦用雜占不必皆取周易又周禮大卜掌三兆三易三夢之法則卜人固兼筮矣

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卲寶曰此筮書之雜辭千乘諸侯之車數也去猶筭法所謂除也一除則三百三十三二除則六百六十六三除則九百九十九三除之餘所剩惟一非君而何陳啓源曰下文三敗及韓正三去之驗耳杜以為三度敗去得之卲文莊解為除太纖巧

夫狐蠱必其君也

注狐蠱為君以喻晉惠公其象未聞　傳遜曰此蒙上雄狐而言恐因下文有蠱之貞句遂誤以雄狐為

孤蠱耳

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

注内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疏

凡筮者先為其内後為其外内卦為巳身外卦為他

人故巽為秦象艮為晉象

三敗及韓

陸粲曰晉師敗也杜以為晉侯車壊太泥卜人之言

張脈僨興

疏血既動作脈必張起故言張脈　僨是動義言脈理張大僨動興起而不和或疑僨當作墳墳起也

戰于韓原

括地志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十六國春秋云魏顆夢老父結草亢杜回亦在韓原

輅秦伯將止之

玉海章氏曰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之間又有倅

車春秋時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鞌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鄢陵之戰郤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用車以戰而使敵人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葢古車戰之法必有護衛前後整列元帥未易動揺也至春秋列國用之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自以車逐利故敵人得及之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爲得古法

登臺而屨薪焉

注古之宮閑者皆居之臺以抗絶之林注穆姬爲惠公告罪登臺履薪宜也而帥子女以同登臺益暗用刦制之術

子金教之言曰

按晉惠召吕甥迎已而甥即矯其言以激厲國人大是應變之才惜乎所輔非人而卒于無成也

作爰田

疏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國語

注唐氏云讓肥取磽也 食貨志下田三歲更耕之

自爰其處師古曰爰更互也此所謂爰田當是分公

田之稅應入公田者易之于所賞之衆

作州兵

注州二千五百家也又使州長各繕甲兵疏以州長

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之治兵

女承筐

注離為中女故稱女 陸粲曰此止歸妹上六本文

之義未及于離當云兌為少女今杜言離為中女誤矣

不利行師敗于宗丘丘叶音欺

注車敗旗焚失車火之用也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疏震東方木兌西方金木遇金必敗按兌下震上為歸妹故孔氏云然上云震之離亦離之震是主變卦言也杜氏解為當

姪其從姑

注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于火為姑疏秦穆姬是子圉之姑也爾雅父之姊妹為姑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

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

注先君當主喪敗非由筮數所生　按先君之敗德指獻公殺嫡立庶以致喪敗及言禍及之也禍敗之及非一二可數數讀色主切此林堯叟之說傳遜仍從杜解作筮數之數而以可數乎為句未詳是否

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注從史蘇不能損禍勿從不能益禍　傳遜曰言敗德以定史蘇之占從不從皆無益此為省文耳不然或有闕誤

十七年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按齊桓好內當以左氏為實荀子云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恐不可信果爾則四鄰諸侯豈不聞知而尚肯奔走其壇坫哉

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

呂祖謙曰管仲始進說于桓公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伯其深戒痛絕以為害伯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謂有操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君約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己其所以得有為者固以此抑不知資人君之樂者君子乎小人乎名為佚樂未有不資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已許其縱佚而禁其近小人容其近小人而禁

其勿侵擢勢必不能也仲急于功利欲得齊之柄不暇長慮而為是約至寺人貂漏師多魚恃寵干政正犯仲之約而仲不能誅則已陰悔初約之謬矣迨仲將死始言豎刁開方易牙之奸欲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擊排以為保身之計臨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名其自為謀亦巧矣嗚呼管仲輔桓之初心其自期何如卒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屬所立于宋襄者乃內嬖鄭姬之子于次未當立者也致五公子

交爭國統幾絶身死不殯蟲流户外其亦可哀也夫

其亦可鑒也夫

雍巫

按周禮掌食之官有内雍外雍雍人名巫者注云即

易牙

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

子無虧

蘇軾曰管仲死豎貂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子

爭立齊無寧歲三子固亂人國然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見史記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乎桓公聲色不絕于耳目非三子則無以遂其欲其初之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旦無仲則三子者且彈冠相慶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雖桓公幸而聽仲屏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因桓

公之間舉天下之賢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五霸莫盛于桓文文公之才不及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晉襄文之餘威為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死一敗不復振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死矣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愚按管子曰仲寢疾桓公問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政將安移對曰隰朋可朋

之為人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大仁也哉公又問仲曰鮑叔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賔須無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甯戚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善言而不能以信默朋其可乎據此則仲非不舉賢以代也仲死而隰朋亦旋死則仲所不及料也獨仲不能定桓公家嗣致齊有五子爭立之禍夫子所以小其器也歟

十八年無以鑄兵

注楚金利故　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山海經昆吾之山多赤銅郭璞注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泥所謂昆吾之劍也越絶書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子因以為神鉤之劍

十九年六畜不相為用

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疏爾雅牛馬犬羊豕雞謂之六畜周禮校人春祭馬祖鄭玄云馬祖天駟也牛羊等其祖不知為何神沈氏云天苑主牛又有天雞天

狗天豕以馬祖類之此等各有其祖也

二十年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

注門户道路曰啓城郭墻塹曰塞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傳嫌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别起從時之例疏别起從時之例言啓閉不須待時新作門乃須待時耳

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按是年傳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注云公子士

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傳鄭公子士洩堵
俞彌帥師伐滑注又云堵俞彌鄭大夫顧文亨曰前
後公子士本一人乃文公之子死于楚據杜後注則
以公子士洩為名矣鄭有洩堵寇又有洩堵俞彌亦
有公子俞彌俱各一人或稱洩氏或稱堵叔則洩堵
恐是複姓

二十一年修城郭

以修城郭為旱備之首非惟備不虞葢工作興則饑

民咸就食也

務穡

注疏作儉嗇之嗇非林注以為稼穡是也外傳韋昭亦訓稼穡

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疏昭九年傳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俱來是以戎為允姓也彼注云瓜州今燉煌則陸渾本燉煌地名徙

之伊川復以陸渾為名　金履祥曰伊落王畿天地之中雖曰曠土豈宜遷陸渾之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偪周甚矣自是伊洛之戎世為周患

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太叔

呂氏曰襄王伐鄭富辰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能見子帶之禍何也辰所言者兄弟之常可耳子帶長惡怙亂其可以此論耶陸粲曰子太叔有言周公殺管叔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

故也子帶謀奸王位召戎以伐京師其惡大矣彼其得容於齊以逃死桓公管仲與有罪焉富辰區區憂兄弟之不協又為請而復之卒以致亂此知細人之愛而未知臣子之大義也

大司馬固諫曰

注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按國語晉文公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杜氏以諫戰楚者即此公孫固故以下文請擊未既濟之司馬為子魚蓋謂司馬

與大司馬為二也史記宋世家則以前後俱子魚之言未詳孰是子魚即公子目夷也

弗可赦也已

如杜解赦楚則弗可為句趙云言天棄商久弗赦其罪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蘇軾曰公羊嘉宋襄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竊笑之夫襄公陵暴小國至用人於次睢之社雖桀紂

有不為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已哉　愚謂孟子云霸必以大國齊有負海之饒晉有表裏山河之固其地皆遠於楚故桓文能連結與國仗義尊王一出而與之競宋既小於晉齊而又密邇楚境陳蔡諸國皆其屬也安能與之爭勢不得不求諸侯于楚夫楚固桓文之所攘斥也而反從之求諸侯將何以為霸哉其僂被執辱宜矣即戰泓而勝吾謂禍亦不旋踵子魚論戰固兵家之宜然

非所以語宋襄也

金鼓以聲氣也

按金鉦也周禮鼓人以金鐃止鼓鼛伐鼓時鳴金以節之非收兵之鉦也林堯叟注誤　劉用熙曰聲宣也宣倡士卒之勇氣

戎事不邇女器

注器物也言俘馘非近婦人之物　傅遜曰郭定襄言戎事尚嚴不近女子所御器此解勝杜

二十三年策名委質

傳遜曰注疏以質為形體委質者拜而屈膝愚謂質即贄耳晉語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注質贄也士贄以雉依杜說則質讀如字非也

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金履祥曰齊姜存否不見于傳而劉向列女傳稱晉文迎之以歸為夫人向博極羣書必有考

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呂大圭曰桓文所以攘楚者必先破其黨與是故桓公伐楚必先有事于蔡文公勝楚必先有事于曹衛左氏不達其故于侵蔡則曰為蔡姬于侵曹伐衛則曰為觀裸與塊其病在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章

懷嬴與焉

陸粲曰外傳言懷嬴之納也重耳欲辭而胥臣輩皆勸受之胥臣輩求悅秦而反國以速富貴雖陷君于

惡弗恤矣或者乃稱晉文此舉為廢禮行權以濟其業吾所不識也盧蒲癸謀攻慶氏娶而不辟宗曰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世儒所謂權者蓋類此

奉匜沃盥既而揮之

注匜沃盥器揮湔也　愚謂此似重耳既盥以濕手湔洒懷嬴嬴之怒怒其湔洒非怒奉匜供沃也若如林堯叟注嬴何以既供沃而始怒耶林又謂嬴揮匜水湔洒重耳則于下文何以卑我句益難通矣傳遂

云重耳盟畢揮懐嬴使去故嬴以待之倨而怒此亦

一說

公子賦河水

注河水逸詩國語韋昭注河當作沔字相似而誤其

詩曰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海以喻秦也

二十四年子犯以璧授公子

愚謂子犯豈真欲亡哉其授璧公子蓋慮及他日猜

嫌故設術以自固耳不然既欲亡矣何又告之

有如白水

按河圖云崑崙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故文公投璧於河曰有如白水

使殺懐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

新安汪氏以桓公殺子糾文公殺子圉並論譏其得國不以正愚謂子糾得生齊無害于霸而子圉不死則晉霸必不成何以言之子糾雖爭國然覊旅在魯不過一亡公子耳況桓以先入齊國高為内主其位

已定魯為齊弱久矣雖納糾勢必無成夫鄭莊公猶能不殺叔段而桓公乃必以殺糾為快哉若子圉之事則異是矣文公入晉子圉已嗣惠為君覬其遺兵拒文公于廬柳勢必不相下假令分國而居瑕甥郤芮輔之二人皆才而喜亂爭啟之禍未有已也何以成城濮之功是時秦穆實親納文公瑕郤將焚公宮弒晉侯秦穆誘殺之河上則殺子圉亦必秦穆左右之力不得譏文公之有害于義也傳云不書亦不告

也使晉來告而夫子筆之當書曰晉重耳入于晉晉人殺圉與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必有異矣後儒乃以二者同律而論不亦過乎

寺人披請見

韓非子寺人披之言特飾耳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于君也死君復生臣不愧而後為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披之不貳何如真德秀曰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當獻惠時使有二心于文公豈得為忠丁公

為項羽將私從漢王終以被戮漢景帝為太子而召衛綰綰不往以此見褒推知此義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立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為忠文公見之遂免于難非知義者能之乎

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

注頭須一曰里鳧須按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

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

且出怨言不食其食

愚謂介之推悁忿自遂人也豈真能忘祿位者觀其言全是怨懟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以知之推之隱非真隱也怨也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按鄭衆賈逵皆以二叔為管叔蔡叔此解不易馬融以為夏殷叔世杜氏從之誤也

棄嬖寵而用三良

傳遜曰能用三良是鄭伯之賢王當尊之

王出適鄭處于氾

注鄭南氾也在襄城縣南疏南氾在襄城縣南是鄭西南之境南近于楚西近于周故王處于氾楚伐鄭師于氾皆南氾也其東氾在中牟縣南去鄭城既近三十年秦晉圍鄭秦軍氾南故為東氾各隨其所近而言也

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陸粲曰聚鷸冠微過爾殺之為罰已重况父之於子乎以是推刃也不道孰甚焉今舍是而以服之不衷是譏末哉君子之見也引地平天成語於義尤迂而不屬

辟母弟之難也

注叔帶襄王同母弟按史記惠王太子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后惠王以惠后故

欲廢太子而立之據此則叔帶與襄王異母今傳云同母弟與史不合

省視官具于汜

注省官司具器用按此言省視其官司器具也杜解支

二十五年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

按衛文公之賢著于國風及其晚年何詩也晉文公過衛而不加禮焉一失也天王居鄭不能奔問官守

而惟汲汲滅邢二失也夫邢信有罪矣為狄所滅而反附狄伐衛邢不討則狄勢益張然是時中國雖無霸而魯與宋皆衛與國也使聲邢之罪連兵魯宋以伐之未必不可服邢而挫狄何至使二禮仕邢誘其守而掖殺之以取其國乎行詐諼之謀恣兼并之毒必殄滅周公之祀而始快康叔武公之遺風蕩然矣其與詩所云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者相去何遠耶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

晉語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為姬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摘也韋昭注摘滅也史記軒轅之時炎帝神農之後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乃脩德振兵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括地志阪泉今名為黄帝泉在嬀州懐戎縣東五十六里

請隧弗許曰王章也

疏天子之葬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

路從遠處以漸邪下之諸侯以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直縣下故隧為王之葬禮 傅遜曰章典章也猶云王制杜解鑿矣

始啟南陽

林注周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括地志懷州獲嘉縣即古之南陽按温原陽樊𣪠王以與鄭者鄭不能有仍歸之王畿至是襄王以賜晉文晉遂兼有河北之地史記白起攻韓南陽太行道絶即此南陽也

限入而係輿人

師從隱蔽之處而入詐縛輿人若克息而獲其囚俘者

坎血加書

疏旣盟之後以牲及餘血并盟書加于牲上坎而埋之

二十六年室如縣罄

注如而也陸粲曰如之為而雖傳記多有此自當依

本字罄國語作磬韋昭注府藏空虛但有榱梁如縣磬也王學林亦云縣樂器之磬蓋罄磬古字通時夏四月今之二月而云野無青草其時魯必有旱荒史佚之耳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

張洽曰孔子以臧文仲竊位罪為國之無謀也使其立展禽以為政所以輔僖公者必有道矣何至從公子遂乞楚師以伐齊哉

祝融鬻熊

注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疏自祝融至鬻熊司馬遷不能紀其世杜言十二世不知出何書

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按楚世家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之代立曰熊延正義云譙周古史熊渠卒子熊翔立翔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與史言弒不合宋均注樂

緯云熊摯有惡疾不得為後別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曰夔子也呂祖謙曰夔旣祖熊摯其不遠祀祝融與鬻熊正也特其荅辭甚忿所以激楚怒而見滅

二十七年貫三人耳

陸粲曰程大昌云軍法以矢貫耳為聅(敇列切)說文引司馬法小罪聅中罪刖大罪剄子玉葢用此法如孔氏以耳為助句則言貫三人者何所貫也其不能以入矣

入舊解作入敵師邵云所帥者多則驕而必敗以入言全師而歸也　東坡志林蔿賈論子玉不可過三百乘而卻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將以用多為賢耶如淮陰侯言多多益善是用多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可不敗

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孫武子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張預曰攻其所顧愛使之相救援若楚人圍宋晉伐曹衛楚救之而得免是也

二年欲用之

鍾惺曰于欲用之可矣乎見伯者急欲自見之意齊桓初年屢欲從事于諸侯管仲止之文公初年屢欲用其民子犯止之句踐生聚之後屢欲伐吳范蠡止之皆去其功名自喜之氣然後一舉而功見名立

二十八年稱舍於墓師還焉

洪邁曰萬事不可執一而兵為甚晉文公圍曹稱舍於墓因其兇而攻之遂入曹燕將騎刧攻齊即墨田單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燕軍乃盡掘之齊人望見涕泣遂敗燕晉燕之用計同而成敗異者何耶晉但舍於墓陽為若將發冢故曹人懼而燕則真為之以激怒齊人適墮田單之謀耳

乘軒者三百人也

郝敬曰曹蕞爾國舉羣臣不能三百人而况大夫言

三百者極道其盛耳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距躍二句難解郘寶曰踊躍者皆絶地而起所謂跳也距躍直跳也曲踊横跳也横跳必先直而旋故不曰横而曰曲百音陌猶阡陌之陌三陌蓋躍踊之度大約有此　愚謂喪禮有三踊之文踊葢以三為節躍亦踊也魏犨以喪禮自處示將即死故文公哀而

舍之兩三字當一讀百注訓勵未詳所本葢勉力為之有解作三百之數者謬也　魏犨以喪禮自處猶季孫意如見荀躒練冠麻衣跣行以示憂戚

使宋舍我而賂齊秦

王樵曰晉欲戰而齊秦未可與漢追項羽而信越不至此正事機不可忽漢用張良計捐梁楚地許信越使自為戰正晉使宋舍我而賂齊秦意也于此見先軫之計不惟能致楚又能使齊秦齊秦自欲戰則吾

事濟矣當時直趨宋鄭逆與之戰而齊秦前卻能保無敗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

注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　愚按晉世家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走時年四十三歸晉年六十二此注云云與史全不合何也豈他有所據耶抑誤以得士之年為出亡之年耶

執宛春以怒楚

孫武子怒而撓之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文執宛春以怒楚是也

陳禹謨曰武侯以巾幗遺司馬懿魏人以巾幗遺蕭宏（梁宗室）杜伏威以婦人之飾遺陳稜（隋將）皆怒而撓之之術也懿獨托辛毗之制寧蒙恥而師不出蕭惟怒不能撓始合兆以靜勝之說

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

洪氏邁曰先軫爲晉謀使曹衛告絶於楚張儀爲秦謀使楚告絶於齊是皆所謂親而離之者愚謂先軫此謀晉之伐曹衛者且以收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矣剛而無禮之子玉安得不墜其計中

以亢其讎

注亢猶當也讎謂楚一曰亢即亢宗之亢謂蔽也讎宋也宋爲楚讎而晉蔽之則曲矣外傳所謂未報楚惠而亢宋者是也

退三舍

呂祖謙曰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舍避之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夫子所以斷之曰譎　愚謂晉文之計誠譎然兵行詭道求勝而已不如是何以一戰而霸乎晉文勝楚之功較之齊桓聲勢甚大左公序次亦極力張皇周衰賴此稍稍吐氣耳

楚師背酅而舍

疏兵法右背山後前阻水澤楚師背鄭而舍知其背丘陵也蓋所舍之處有丘名鄭其處有險阻也

原田每每

楊慎曰文選注引韓詩周原膴膴菫荼如飴韻正相叶左傳原田每每又與膴膴通

楚子伏已而盬其腦

注盬啑也疏盬之為啑也未見正訓蓋相傳為然服虔云如俗語相罵云啑汝腦 傳遜曰盬從皿啑從

口二字絶不相通不知何自而以嗹訓下文云吾且柔之據考工注云得和煦之氣故柔使果嗹而食之則何得其和煦之柔也子犯雖權辭以解亦須有因何遠理如此葢楚子伏晉侯于下以手捧持其腦而撲碎之此監即詩王事靡盬之盬與易幹蠱之蠱通故正義于襄二十九年傳云盬亦蠱也蠱是蠱之害物故為不堅固也又曰杜云腦所以柔物也雖如此解而不知所以柔之之義考工記曰角之本蹙于剧

而休于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𠜧腦同注云言角之本近于𠜧得和煦之氣故柔柔欲其形之自曲及是爲埶也始知古人立言之故與制器之巧因憶歐陽公得人氣粉犀之說于釋子亦即此義俞琰曰內則云豚去腦左氏注云腦所以柔物今人熟皮必用猪腦欲其柔也昔人食猪腦一具暮年手足軟弱遂成癱瘓方知內則左氏之說不誣　潛夫論晉文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

勝此謂極反之夢也

䩞䩭鞅靽

注在背曰䩞在脇曰䩭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乗修備疏說文云著掖皮曰䩞引軸曰䩭頸皮曰鞅縶足曰靽杜與說文不同葢以時驗而解之　釋名䩞經也横經其腹下也䩭所以引車也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靽半也拘使半行不得自縱也

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

趙汸曰傳見陳蔡不書于經者凡諸侯以兵屬夷狄
皆不序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
劉寅曰晉與楚戰胥臣以師犯陳蔡此兵法所謂向
前為正也狐毛設二旆而退欒枝使輿曳柴偽遁此
兵法所謂後卻為奇也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
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此與太宗霍邑
之戰同皆以奇為正也但狐毛欒枝設旆以誘楚人

之來而霍邑右師少却建成墜馬偶合出奇之道以此不同耳

子人九行成于晉

䟽桓十四年鄭伯使弟語來盟杜云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七年傳子華云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今子人九必是語之後也杜譜以九為雜人謬矣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按大輅祭祀所乘戎輅兵事所乘二輅各有服大輅之服鷩冕之服也戎輅之服韋弁之服也葢并輅與服而賜之

出入三覲

邵寳曰始至而見一覲也享禮受策二覲也去而辭三覲也

前驅射而殺之

注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　傳遜曰前驅必探衛侯

有害叔武意故不待命而殺之然使衛侯果驅之以掩寗子未備則是承公命殺叔武矣公何枕股而哭又使殺猷犬乎

亡大旆之左旃

注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疏釋天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旆則旆是旗之尾也今别曰大旆則大旆是旗名上云狐毛設二旆而退之即此也通帛爲旜乃司常文鄭玄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

無斾謂之左旃葢是左軍所建　傳遜曰杜云大斾旗名繫旐曰斾據傳云大斾則是大將所建之旗不可繫于旐也前于狐毛二斾杜既云大旗也何于此復曰繫旐乎傳云大斾之左旃則旃為斾上之一物杜釋未詳孔氏云此亦於事難明不可強說陳啟源曰小雅白斾央央按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注云大白殷旗鄭氏以為王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葢詩所云白者斾之色爾雅所云繼旐者斾之形也此

大斾即詩之白斾是大將所建之旗

甯武子為輔鍼（其廉反）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

疏甯武子為輔輔莊子也以武子位高故先言之士榮亦輔莊子　邵寶曰輔輔其訟也國君不親坐獄葢周禮如此坐猶今之跪莊子為坐則專與于兩造矣士榮為大士居其官也亦輔之而已非聽之也殺且刖之者猶刑其師傅之意　愚謂此必以晉之獄官莅之傳文不詳耳

甯子職納櫜饘焉

注櫜衣囊　按櫜以盛饘故曰櫜饘甯子慮防酖毒故以餽食為己職不必兼及衣也

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疏天子諸侯田獵皆于其封內不越國而取今稱狩于河陽河陽晉地若示譏然假詞稱狩實非譏也

按古有廵狩之禮王狩而諸侯朝則其名正傳誤以為田獵之狩故云非其地耳

二十九年秦小子慭

注秦小子慭在蔡下者若宋向戌之後會後會後于會也　趙汸曰秦伯爵其大夫自當班蔡國大夫下非為後至戌二年秦右大夫說在宋華元陳公孫寧上乃楚人為之不可據為例

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

凌稚隆曰按周禮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注夷隸征東夷所獲貉隸征北夷所獲介是東夷亦通

獸音故聞牛聲而知其情

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衞侯

注衞侯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疏晉人執衞侯歸于京師如是衞侯合死而云罪不及死者衞侯之心疑叔武耳前驅歂犬卜君意而殺之非衞侯命殺也公知其無罪枕股而哭又命殺歂犬是則殺非公意也故不至死若然則衞侯無罪而往年衞侯與元咺訟衞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者用讒疑

賢弟渝盟先期入是衛侯之罪也罪不及死而晉侯心怨欲得殺之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若不治疾不得使醫故知因治疾也魯語臧文仲言于僖公曰夫衛公殆無罪矣今晉侯鴆衛侯而不死亦不討醫諱而惡殺之也是罪不合死之事也　愚謂衛侯忌慎而躁安得無罪但君臣無獄哐不當與之論曲直耳

夜縋而出見秦伯曰

孫武子親而離之張預曰善用兵者或間其君臣或間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間趙而退廉頗陳平間楚而逐范增此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伐鄭燭之武夜縋出說秦伯退師此交援相離也

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

傳遜曰文公雖討鄭非有滅之之意若以好喻晉使之釋憾各解兵而歸斯善矣奈何反為鄭置戍輕于背向自啟兵端卒至怨結不解豈非始謀之不善哉

昌歜在感反

按說文歜盛怒氣也從欠蜀聲音觸音義云在感反未詳

三十一年使臧文仲往

趙匡曰使臧文仲往不合不書且二十九年執曹伯不應四年方分其地趙汸曰按上書公子遂如晉下又書公子遂如晉亦不應更使一卿如晉受田據傳言晉必親其共是晉大夫疆理曹田以分諸侯文仲

至分田處受之非以使禮如晉故不書于策踐土後伯主有尋盟討貳之事經四年無足疑外傳記之甚詳

牛卜日曰牲

疏牲與日俱卜之必當先卜牲而後卜日卜得吉日則改牛為牲知卜牛在卜日之前也此言免牲是已得吉日牲既成矣成七年乃免牛是未得吉日牲未成也

晉蒐于清原

注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水經注汾水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也城北有清原晉侯蒐田作五軍處

三十二年晉文公卒

愚謂齊桓晉文霸功相埒然齊伯止一世而晉子孫代興嗣霸幾二百年說者咎桓公多內嬖立子不以長之之故此固然矣吾觀二公得國之始一則爭之以疾一則應之以遲其局量已迥不同桓之入齊也

中鉤佯死以誤管仲赴之惟恐不及雖剸刃其親弟而不恤也文公則兕辭秦穆惠懐之際坦然待之直至里丕發難内外之望咸歸一人然後徐起而收其敝葢辭之益久則守之益安蓄之愈深則持之愈固理固如是爾湯武之興也皆非汲汲然有取天下之心故其子孫世享成業以晉文視湯武何啻美玉之於碔砆然其不急於得國則庶幾近之矣夫子正譎之評葢止論召陵城濮之戰事而豈以此定二公之

優劣耶

庚辰將殯于曲沃

注殯窆棺也疏殯攢置西序亦是下棺於地故殯為窆棺晉自曲沃𦾔晉國有舊時宫廟故公卒而往殯焉禮諸侯五日而殯按經文以己卯卒庚辰是卒之明日即將殯者曲沃路遠故早行耳

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

陸粲曰雖絳相去既遠秦人密謀卜偃何由得聞或

以他術知之左氏好采異說此等竒怪猥多未容悉辨愚謂春秋兵謀多用間諜此當以間諜得之耳魏禧云濟西之役戎侵魯而不知者無諜也秦謀襲鄭而晉早知之者間諜也

必有悖心

必有悖戾之心如下滅滑是也

召孟明西乞白乙

注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疏世

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為百里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古人名字皆先字後名而連言之其術丙必是名西乞白乙或字或氏不可知也

晉人禦師必于殽

風俗通崤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崤西崤澠池所高元和志自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東崤長坂數里峻阜絶澗車不得方軌西崤全是石坂十二里險不異東崤二崤皆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　張預曰凡

舉兵伐敵所戰之地與日必先知之則所備者專所守者固雖千里之遠可以赴戰若蹇叔知晉人禦師必於崤是知戰地也陳湯料烏孫圍兵五日必解是知戰日也又若孫臏度龐涓日暮必至馬陵是也

按古人用間諜多在險隘之處漢七國反趙涉說周亞夫曰吳王知將軍將行必置間人于殽澠阨陿之間亞夫至滎陽果搜得之孟明師經二殽而不知于此置間能無為晉禽哉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

注此道在二殽之間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　何休曰其道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雨然

讀左日鈔卷四

吳江朱鶴齡撰

三十四年秦師輕而無禮

疏服虔云無禮謂過天子門不櫜甲束兵而但免冑

呂氏春秋說此事云師行過周王孫滿曰過天子之城宜櫜甲束兵左右皆下必古有此禮

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弦高以犒師誑秦使鄭有備十二年足當數萬師矣

考淮南子弦高後不受鄭伯之賞而逃春秋時一異人也又考呂覽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于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遠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傳紀弦高而不及奚施何耶

晉敗秦師于殽獲三帥以歸

唐順之曰秦為西州大國又晉之婚姻也晉之克楚也得策于結秦而晉之不競于楚也失策于讐秦自

殽之役而秦晉相讐殺者歷四五世戰彭衙戰河曲

積十餘戰而不解是晉人自失一强援自生一强敵

失一强援則其氣力不完强敵伺近則其勢不暇於

畧遠故晉霸之衰而楚益横者殽之役實然說春秋

者乃曰殽之役春秋許晉襄繼霸吾不知也

與晉師夾泜而軍

孫武子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張預曰我欲逆戰

近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

不能濟楚子上與晉陽處父夾泜水而軍子上退舍欲令晉師渡懼處父半濟而擊之也然卒皆不戰而歸則兩將皆恇怯也　按韓信銚期銚期見後漢書皆以背水戰而勝則兵法所禁附水迎客又不必泥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

劉敞曰緩字屬下句杜以屬上句非也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四月葬凡五月不得云緩杜以文二年冬傳云襄仲如齊納幣禮也故欲還僖公之葬于十一

月則除喪在二年十一月而納幣在十二月乃與傳合獨不顧作主非禮也之句無所繫乎　以下事當皆繫文公二年簡編倒錯在此趙汸曰長歷自隱公元年至文元年三十四閏大衍歷三十六閏益春秋周歷本差後世追算又互有得失杜氏惟據長歷釋經遂以此年十二月所書四事皆為十一月亦固矣

卒哭而祔

疏雜記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凡諸侯之喪葬而

虞從是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卒哭謂之卒哭者前此哭無時是後惟朝夕哭耳

祔而作主

文二年公羊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疏左氏惟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于此也

烝嘗禘于廟

其在廟則時祭皆如舊疏鄭玄解禮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杜解左傳都不言祫者以左傳無祫語則禘祫正是一祭故杜以審禘昭穆謂之曰禘明其更無祫也釋天云禘大祭也則祭無大于禘者若祫大于禘禘焉得稱大乎　趙汸曰朱子云左氏烝嘗禘于廟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今按喪不貳事貳則忘哀必無釋喪服而衣祭服之理或是大臣攝行亦無文可據東遷禮失喪祭尤甚如襄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傳言改服修官烝于曲沃皆是當時之事非必周

制則然杜氏遂據為諸侯卒哭以後時祭不廢之證非也

文公

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

疏漢書律歷志云文公元年距僖五年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也志之所言閏當在此年十一月後今三月已即閏是嫌閏月太近前也杜以為僖三十年閏九

月文二年閏正月故言于厯法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置閏孅置閏太近後也杜為長厯置閏疏數無復定準惟勘經傳上下年月以為長厯若日月同者則數年不置閏月若日月不同須置閏月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頻置閏所以異于常厯

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

林注謂以十一月一日子初一刻冬至為厯首　日月之行有遲速必分為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　每

月各餘一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而為閏

古者越國而謀

林氏註謂陳侯耻于衛之受屈使之報伐示强以冀獲免則謀不于近而于遠合古者越國而謀之道凌稚隆曰陳為衛謀亦曰强為善以敬事大國可爾乃使報伐以益晉之怒而復執孔達以求成焉謬亦甚矣何貴乎越國而謀哉

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

疏桓譚以為自縊而死其目未合尸冷乃瞑非由謚之善惡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

劉敞曰左氏見當時諸侯廢喪而聘推以為禮杜氏見左氏有得禮之言遂推以當喪而吉皆反經越禮不可以教後世趙汸曰古者吉凶不相干故三年之喪不祭而何聘問之有

二年不登于明堂

疏鄭玄以為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别處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為一故杜從之趙汸曰是明堂中有祖廟豈可以祖廟訓明堂乎　按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二語出汲冢周書大匡解

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呂祖謙曰狼瞫怒先軫不知其勇而死于秦師所以彰軫之不知人也名則忠晉意實愧軫書不特也

注過葬十月故曰不時　何休曰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　趙汸曰僖公祥練本在元年十二月過兩月始作主以練祭後期也特書作主則祭不以時可知傳不言作練主故杜以過葬十月釋之然非也果如此則自虞後卒哭與祔皆無主几筵十月神無所依甚非人情當從何氏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注厭猶損也損謂去處父族氏　傳遜曰漢人有厭

勝之術考覈書厭臨也此于我公以尊臨卑事理既切而勝之之義亦在其中

書士縠堪其事也

注晉司空非卿也以士縠能堪卿事故書疏成二年傳魯賜晉三帥三命之服司空亞旅一命之服是知司空非卿　趙汸曰晉司空非卿而書于經者列國尊伯主命春秋辭從主人見晉卑諸侯傳謂堪其事非也愚按士縠必是晉卿啖氏謂既命之卿例書名

不論堪與不堪是也司空或其兼官蓋以卿而下領司空之職耳

躋僖公逆祀也

按公羊穀梁及魯語皆謂逆祀者顛倒其南北昭穆之位孔氏不從其說漢晉唐宋禮官之議皆以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斯不易矣趙子常反祖述公穀魯語而極辨孔說之非何耶辨詳集說

廢六關

注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游而廢之家語作置六關注謂文仲置關以稅行者故為不仁

祀爰居

魯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爾雅爰居一名雜縣樊光云似鳳凰莊子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悲憂三日而死

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

趙汸曰書存秦誓如詩録秦風與修春秋事體不同

左氏尊秦葢當時流俗之論　汪克寛曰穆公雖嘗

悔過不能改過何德可尊而崇之歷考自入春秋以

來外兵非君將皆稱人即前此晉以三國伐許與明

年五國伐沈皆不書大夫姓氏是崇何德哉春秋于

人之一字其貶與否終無定論朱子謂不當以一字

褒貶求聖人之意正此類也

襄仲如齊納幣禮也

葉夢得曰諸侯娶元妃固有時而左氏以即位為節

尤見其妄

三年取王官及郊

括地志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南郊

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西郊古城

自茅津濟

括地志茅津在陜州河北縣西二十里太陽縣也渡

河自茅津南渡河也

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

趙汸曰不以救江累王室故沒王叔不書且明征伐在大夫譏不及王叔也孔氏云王叔文公不知何王之子字叔遂以叔爲氏桓公是其子王叔陳生是其後也

四年爲賦湛露及彤弓

疏諸自賦詩以表已志或全取一篇或止歌一章未有頓賦兩篇者其使工人歌樂各以三篇爲斷如享

元侯則歌肆夏樊遏渠兩君相見則歌文王大明緜燕賓客羣臣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是也魯時樂人歌此二篇不知欲示何意

五年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劉敞曰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妾母稱夫人王不能正而又使公卿會葬何禮之有

楚子燮滅蓼

按滅六見于經而滅蓼不書葢有告有不告也一統

志六在今壽州蓼在今霍丘縣俱屬鳳陽府

皋陶庭堅

按史稱八愷有庭堅杜以為皋陶字孔氏疏謂本于鄭玄論語注不知鄭得之何書馬永卿曰若庭堅即皋陶文仲不應連言之似是兩人羅泌云六皋陶之後蓼庭堅之後

甯嬴從之

注嬴逆旅大夫　晉語說此事云舍于逆旅甯嬴氏

稱邑氏故知大夫

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

注易趙盾為帥　按趙盾之才本非射姑所及然處父遽易其中軍以與之則専擅極矣于此見其剛而

陵人所以不免于禍

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

史記秦武公之葬從者六十六人至穆公用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三子與焉正義引應劭云穆公與羣臣

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愚按三良之死穆公命之故黄鳥詩序不刺康公而刺穆公以其不能覇西戎之俗左氏亦罪穆公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也李衛公以徒死責三良東坡亦云然吾未敢信為定論

趙孟曰立公子雍

愚謂趙盾執國柄以晋之多難而欲立長君此社稷之謀也然非得襄公之命不可襄公賢君也當公臨

沒屬太子于盾之時使盾頓首楫前而以公子雍為請公未必不從即不從與諸大夫以死爭之可也及公歿而更議立君既迎雍于秦旋復背之揆之理勢俱不可行靈公雖立能無與盾相猜忌乎異日嗾獒之難所從來遠矣仁山金氏云太子幼立公子雍為攝主亦先王之法春秋初固有之此亦一說

七年先蔑將下軍

傳遜曰先蔑既奉命如秦下文云先蔑奔秦則歸晉

明矣歸而將下軍乃在國爲國之義既復奔秦則以不與立靈公故也趙子常疑傳文有誤過矣愚謂春秋通例凡諸國之臣自内奔外者無不書出奔經書晉先蔑奔秦不言出則非自内而出甚明傳言秦送公子雍于晉下又言晉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令狐在今蒲州已入晉地秦送公子雍至此晉潛師敗之二人遂奔秦則是蔑在秦軍中未嘗歸晉也傳言先蔑將下軍者據正義云諸言御戎為右

多屬君步招戎津始以逆雍出軍此擬為雍之御右也改立靈公御戎猶在職然則蔑之將下軍恐亦是舊職時猶聲言逆雍故仍其名而以他卿攝之如悼公時新軍無帥使其什吏率卒乘官屬以從下軍之類也如此說既不失經義而于傳文亦可通

先人有奪人之心

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治亂勇怯皆生于心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彼之心

諆可奪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諆也不書所會後也

按經書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則是公未嘗不與會但其至比之諸國為後耳説者多疑傳妄辨詳集説

謂之德禮

按郤缺欲趙盾以德懷衛其引夏書九功意只重歌字耳言所行合宜有德有禮則人皆樂而歌之此與

財用之節生民之命何涉杜注可删

八年歸匡戚之田于衛

按一統志匡城在大名府長垣縣西南一十五里戚城在開州城北七里春秋時皆衛地相去百五十里此葢晉先且居伐衛時取戚田而并取匡田故今以還衛傳不及匡者史文畧爾杜氏云匡本衛邑中屬鄭令晉令鄭還衛此大誤也杜以元年衛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爲即此匡故云然不知匡地有二孔達

侵鄭伐匡此河南之匡注云在潁川新汲縣東北定
六年公侵鄭取匡是也歸匡戚之田于衛乃河北之
匡論語子畏于匡是也杜謂匡衛邑中屬鄭既是衛
地之匡鄭安能越河而有之耶　一統志匡城一在
睢州城西三十里一在長垣縣西南十五里皆云孔
子畏匡處按史世家云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
止之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
蒲鄉蓋匡與蒲戚至近匡人止孔子必非睢州城

西之匡城也古今地名相同者甚多一統志每混載不可不考

復致公壻池之封

注公壻池晉君女壻 按定五年傳吳及楚戰于公壻之谿注公壻楚地名疑公壻池本楚人奔晉因地為氏者池其名也晉先取衛地封池今仍以歸衛又文十七年傳晉趙穿公壻池為質于鄭穿乃晉君壻也若如杜解其文當以公壻趙穿及池為句矣

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注申鄭地　陸粲曰申至虎牢皆鄭地何緣乃以歸衛考服虔以爲致之于鄭劉炫從其說以規杜杜于上年云爲晉歸鄭衛田張本而此云令并還衛立文不明孔疏强解義終難通愚按注云令并還衛是釋上文公壻池句下以申與虎牢皆鄭地則還鄭自明故不復言鄭耳後人自誤以二句連讀非杜注有誤

秦人伐晉取武城

括地志武城一名武平在華州鄭縣東北十三里

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

趙匡曰大夫二卿之死此殺昭公之漸也四人皆忠于公而左氏謂之黨何謬耶按周官惟守邦國都鄙及出使有節六卿居官者未聞其有節也啖氏曰傳此二人不失節故誤節義為符節耳愚按周禮掌節云守邦國者用玉節此司馬司城以事在官蓋執玉節耳趙說非

九年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趙汸曰傳箕鄭先士穀經士穀先箕鄭者經以殺之先後傳以位次序列傳蒯得居下知其以位次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此追禭也成風之沒至是五年矣按禮記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子游善之是古有以服終來弔者也

十一年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注僑如鄋瞞國之君蓋長三丈獲僑如不書爲夷狄也
疏穀梁傳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
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魯語所云十倍僬僥
氏之長者故杜云蓋長三丈蓋者疑詞愚按鄋瞞乃
長狄國名在諸狄中自爲一種是時狄驅之以侵齊
魯適爲得臣所獲于法自不得書下云鄋瞞由是遂
亡蓋長狄之種絶而狄之强如故故十三年又出而
侵衛也趙子常以鄋瞞爲狄國名而長狄又服屬于

鄭瞞詳考上下文便知其謬又按魯語防風氏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狄氏今曰大人則鄭瞞即防風氏之後是時長狄種絶而云今曰大人者言當時呼在前長狄為大人未必其時有之

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

疏考工記戈之長六尺六寸耳得及長狄之喉者兵車之法三人共乘魯宋與長狄之戰車皆四乘改其乘必長其兵謂之戈葢形如戈也

皇父之二子死焉

注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彤班獨受賞　桉傳不言穀甥牛父之死注增傳所無穀甥牛父果死賞何獨不及乎即皇父二子死亦應有賞傳不及載耳

齊襄公之二年

注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百有三歲其兄猶在　陸粲曰史記魯世家引此傳文作齊惠公之二年又齊世家云惠公二年長狄來王子城父攻

殺之十二諸侯年表亦于齊惠公二年書王子城父敗長狄三文皆同按齊惠之二年即魯宣之二年也在晉滅潞之前僅十三年耳此傳以惠公為襄公葢傳寫之誤杜因有是說失之不考也

十二年不書地尊諸侯也

謂尊以為諸侯故沒其竊邑之罪此傳大非春秋之義趙伯循有辨見集說

襄仲辭玉

傳遜曰聘義云已聘而還圭璋㕛聘終則還玉禮之常今于聘禮方行而襄仲辭之是不欲與秦為好也時晉主夏盟魯晉方謹術言將伐晉故襄仲畏晉而拒之

乃皆出戰交綏

司馬法古者逐奔不過百步從綏不過三舍注曰綏者御車之索古者以綏為退軍之名從人退還之軍不過九十里左傳晉趙盾命三軍皆出與秦戰交綏

注軍退為綏葢秦晉皆有備各防其失不戰而兩退

故曰交綏

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

陳禹謨曰兵法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曳騈欲深壘固軍以老秦師知不可進也而趙穿以其屬出臾騈知秦師將退欲薄諸河以取之知不可退也而趙穿以薄人於險為無勇縻軍之罪其容逭乎

十三年守桃林之塞

注桃林在弘農華陰縣潼關疏桃林之塞在南河之南遠處晉之南境從秦適周乃由此路使詹嘉守此塞者以秦使西乞聘魯應更交餘國慮其要約外援東西圖已故使守此扼塞斷其往來之道也

繞朝贈之以策

注策馬撾　傳遜曰孔疏引服虔云策書策也文心雕龍云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亦用服

說愚謂朝知士會有歸志與秦伯言留之而不克故贈之以策使之策馬以歸示已知其情也故曰子無謂秦無人

其處者為劉氏

疏處秦為劉氏未知何意言此討尋上下其文不類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中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左氏先未顯于世先儒藉此以求道通故引之以為證耳

十四年王叛王孫蘇

王應麟曰王貳于虢王叛王孫蘇此左氏之失也通鑑書燕叛齊而大事記非之書蜀漢冦魏而綱目非之書晉叛梁而讀史管見非之況天子之于其臣乎

請葬弗許

注請以卿禮葬　王錫爵曰請葬請歸葬于魯地非以卿禮葬也觀後傳云許之又云葬視共仲則歸魯甚明

單伯如齊請子叔姬
按此單伯與莊元年單伯皆魯大夫杜氏以爲周卿士非也辨見集説
十五年其官皆從之
劉敞曰左氏其官皆從之云云非也周之禮經諸侯相聘其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爲古典也
魯人以爲敏
陸粲曰華耦自以罪人之後不敢辱大禮則曷不于

其君之使之也而辭諸旣受命以出矣方親暴其先人之惡于鄰國是言也負販者猶嗤之乃以爲敏乎

諸侯五年再相朝

劉敞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不得于諸侯亦五年一朝也大行人之職曰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此爲得中　趙汸曰曹伯文十一年來朝至十五年再來偶合五年之數傳遂以爲古制由未見周禮耳

卞人以告

疏治邑大夫例呼為人孔子父為鄹邑大夫謂之鄹人是也

帷堂而哭

按雜記朝夕哭則不帷聲己㤪敎從莒女故不視其喪以帷自蔽于堂而哭

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

趙匡曰凡諸侯之會公不與而列會者非一左氏之

說非也按亳之盟罪晉故不書諸侯辨見集說

十六年自廬以往振廩同食

玉海自廬振廩爲襄之中廬而說者以合肥爲廬失之矣

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注蚡冒楚武王父疏楚世家云蚡冒卒弟熊達殺蚡冒子而代立是爲武王與杜異　陘即陘山見一卷

蔿賈之謀在出師以弱爲强也師叔之謀在驕敵

以強為弱也皆得兵法之深

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壽子）為之曰雖亡子猶不亡族

馮時可曰異哉公孫壽逃其難又將賴其寵遠其身又將懷其祿夫君之有官以庇國也非以庇族也且子為身貳去身之貳而曰以亢吾宗宗可亢乎壽蓋曰吾免於死而無失世官吾庸多矣子於何有嗚呼斯所謂人之無良也夫

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

按哀十六年傳蒯聵告周公云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謂母為君母則祖母為君祖母矣

夫人王姬使師甸攻而殺之

注師甸郊甸之師疏周禮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師甸者甸地之師當是公邑之大夫也　按左氏載昭公被殺之由多不可信辨詳集說

十七年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

陸粲曰執訊者執其通問之人而與之以書也

增韻執留也必非拘執之執

夷與孤之二三臣

疏孤盖鄭伯對晉之辭歸生因即以言其君也

鹿死不擇音

陸粲曰注以音為蔭未之前聞疏引服虔解云鹿得美草呦呦相呼困迫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莊子獸死不擇音與此同

鋌而走險

韻會㢜鹿走貌通作鋌引左傳鋌而走險或曰考工記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注箭足入槀中者也此葢言鹿中箭足走險避之

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注史畏襄仲不敢書殺惠伯　王樵曰叔仲惠伯叔牙之孫叔彭生也襄仲之邪謀行父得臣皆帖耳順命獨惠伯爭之不克則死之無愧大臣之義矣獨經不書為可疑或謂不發襄仲之謀令君及禍故不書

者謬也時逆臣當國言一出口即死奚自而發其謀乎胡康侯謂惠伯死非君命故不得以死節書亦非也傳曰以君命名之杜氏注君命命子惡命也惠伯是時必未知子惡見殺聞君有命安得逆料其詐而弗入乎左氏但言襄仲欲立宣公叔仲不可而其說未詳成十五年公羊傳云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不可與謀退

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立宣公此可補左氏之闕
愚謂子惡之弑史既諱之則惠伯之殺史亦隱之而
不書矣非必以畏襄仲之故史既不書夫子亦安得
而追筆之耶

十八年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
必使大史對者以其知古今典故也真徳秀曰行父
歷數莒僕之惡當矣不知襄仲弑適立庶其惡近在
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而定

其位焉是陷身于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何獨于一
莒僕不少假借乎或曰行父特托莒僕以刼持宣公
耳

在九刑不忘

注九刑之書今亡　按傳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王應麟曰古者以德為才十六才子是也如狄之豐
舒晉之知伯齊之盆成括以才稱者古所謂不才子

也

謂之渾敦

按山海經神異經呂氏春秋諸書所記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俱惡獸名服虔說已如此杜氏以字義釋之非也

宣公

元年尊夫人也

按遂不書公子乃一事再見之例非尊夫人之謂辨詳集說

皆取賂而還

注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愚按傳言皆者蒙上文先受宋賂後又受齊賂也杜氏注不及齊于文義有漏況文十七年盟扈無取賂之文

宣子驟諫而不入

金履祥曰驟者急也數也趙宣子當國輔幼君不為之置賢師傅及有過而爭之于口舌之間此宣子之失也況進諫之道有直有微有諷有譎今不能盡其

術而徒以强諫求勝其君雖中主猶難堪之况靈公乎其不入宜矣

二年文馬百駟

注畫馬為文四百匹　丘光庭曰文馬馬之毛色有文采者愚謂後世剪馬鬣為三花五花文馬殆即此類若云畫馬為文何足貴乎

華元為植

注植將主也　按周禮大司馬大役屬其植注植為

部曲將吏故此注云將主謂將領主作監帥者也即
後代將作大匠之將
趙穿攻靈公于桃園
邵寶曰穿知有盾而不知有君雖無令甚于有令也
蓋盾之專久矣靈公之立非盾意也鞅鞅非少主臣
盾宜有之穿從其意而行大事以為盾必不我討也
不然則穿也烏乎敢
越竟乃免

林注杜氏以為越竟則君臣義絶可以不討賊遂致議者紛紛或疑非孔子之言愚按此當言出奔他國則弒在出奔之後可免弒君之名非謂越竟而反可不討賊也　葉夢得曰弒君天下之大惡使其與聞乎故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安取乎越竟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誰能責之

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趙汸曰于此見趙盾與穿志同逆新君不使他人而

使穿者欲免穿于討也

為之田以為公族

注為置田邑以為公族大夫　孔晁注國語云公族大夫掌公族及卿大夫子弟之官是卿之適子屬公族也

旄車之族

注旄車公行之官疏公車必建旄謂之旄車

使屏季以其故族為公族大夫

注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為衰之適　傅遜曰故族非官屬也盎以適子為宗宜統其族人故以族人屬之

三年鄭及晉平

趙汸曰經于夏書楚人侵鄭則鄭之先從晉可知矣故鄭及晉平不書

鑄鼎象物

史記正義禹鑄九鼎荆山下歷殷至周赧王十九年

秦昭王取九鼎一飛入泗水餘八入于秦傳遜曰禹鑄鼎事不經見墨子云夏后開命大廉鑄鼎于昆吾灼龜得逢逢白雲之兆開即啓也

螭魅罔兩

注螭山中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魯語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韋昭注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也說文罔兩山川之精物也　陸粲曰據魯語罔兩與罔象有異杜氏以罔兩為水神當是誤作

罔象解耳

四年公怒欲殺子公

方孝孺曰靈公不與子公之羮非吝也特以子公之笑而言夢為輕已故不與之羮使其夢無徵此兒女子相詭之恒情爾及子公怏怏染指笑而赦之賜之以食可也遽欲殺之則太過矣茍知其中懷不軌正其大罪而誅之亦可也卒不能决以致殺身豈不愚甚已哉

權不足也

此經權之權觀十年傳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則子家與弒甚明豈但權之不足耶辨詳集說中　趙汸曰既云懼而從之是實與其謀矣當從穀梁傳中志同舉重之義為允

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趙汸曰君雖無道豈臣子所當較臣既弒君亦豈有

無罪者凡弑君或書賊主名或不書主名皆從赴告傳不知策書從赴之法而妄爲之辭故謬至此

及鼓跗著于丁寧

疏車上不得置簨簴以懸鼓故爲作跗若殷之楹鼓也　林注跗可以架鼓晉語代備鐘鼓戰以淳于丁寧丁寧即鉦鄭玄云鉦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

以貫笠轂

注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疏服虔云笠轂轂之蓋如笠所以蔽轂上以禦矢也或曰兵車旁幔輪謂之笠轂杜以彼為不安故改之亦是以意而言差于人情為近耳

五年冬來反馬也

疏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禮送女適于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于夫若被出棄示將乘之以歸故留之

也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示與偕老不復歸也　注言示議而不明所以譏之之義趙汸曰士昏禮稱若不親迎則入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今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

六年以盈其貫

注貫猶習也　即商罪貫盈之貫杜注非也

七年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按不與謀者謂不與其始謀耳然此例亦不可拘

八年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

按舒蓼之各為一國者僖三年舒滅于徐文五年蓼滅于楚釋例土地名有舒羣舒舒蓼舒庸舒鳩益羣舒猶云羣蠻通衆舒為言舒蓼舒庸舒鳩皆其屬此傳楚滅舒蓼乃舒之一種耳若舒蓼二國皆前滅不在羣舒之内注分二國名既非疏又以蓼即楚所滅之蓼亦誤也

禮卜葬先遠日

疏曲禮凡卜筮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内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先近日者先卜上旬不吉卜次旬又不吉卜下旬卜葬先卜遠日避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早葬之也今若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早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止禮也王制庶人葬不為雨止者庶人禮儀少也

九年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陳洙曰此必非聖人之言比干諫而死孔子稱其仁反罪洩冶乎趙汸曰傳以稱國殺大夫為有罪故雖無罪見殺者亦必求其罪以實之杜氏見宋曹殺大夫有不名者遂以書名為貶非但不知經旨亦未究史法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注六年楚伐鄭取成于厲既成鄭伯逃歸事見十一年自厲之後鄭南北兩屬　按六年傳不詳厲役之

事蓋有闕文厲地名也

十年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

趙汸曰自此至崔杼弑君凡五十一年惠公之世杼尚幼成十九年傳言齊侯使崔杼為大夫明前此未仕也杼未為卿故不書名實卿族也故來告書其族如尹氏非王卿士于法不合書其立王子朝亦由世是卿族故史不得不書

其氏之守臣其

注上某氏姓下某名疏姓即族也禮謂族人為庶姓

十一年令尹蔿艾獵城沂

疏服虔云艾獵蔿賈之子孫叔敖也　玉海雅有嘗謝美名伯也傳稱城沂賢蔿敖也

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

疏經無諸侯而云以諸侯討之諸侯皆慶者時有楚之屬國從行也

讀左日鈔卷四